

学术探讨

略论晋唐时期之伤寒学

浙江中医学院 徐荣斋



徐荣斋副教授遗像

仲景伤寒之学，自东汉迄今，千七百余年，奕世递传。其过程是忽隐忽现，隐现交替。始而乍现即隐，至晋唐若隐若现，唐以后现而再隐，迄宋金则显现，后此而不断发扬光大，显现而不复隐矣。

在《伤寒论》若隐若现的晋唐时期，医学上的有心人，亦尝勤求博采，思有以阐幽发微，张皇幽渺，其苦心孤诣，诚如韩愈所谓“寻墮绪之茫茫，独旁搜而远绍”者。这一时期，绍述仲景伤寒之学，有所发现、有所发明的，得四家焉。略述于后：

一、王叔和之伤寒学

晋·王叔和撰《脉经》尽人皆知，他撰有《伤寒论》，首见于《太平御览》高湛“养生论”谓：“王叔和编次《张仲景方论》为三十六卷，大行于世。”意即相传他所编定的《伤寒杂病论》，以十六卷讹作三十六卷。是否如此，存目待考。次为宋治平年间高保衡、林亿、孙奇等所校定，原书分十卷，题曰：“汉·张仲景述，晋·王叔和撰次”。校定序称：“自仲景于今，八百余年，惟叔和能学之。”书为我们所习见。又次为《脉经》第七、八两卷，极大部分是仲景学说。综此三事，除第一事存目不见书，不加议论外，谨探讨其后二者。

(一) 宋校治平本《伤寒论》，经王叔和撰次，高保衡等校刊，同为使仲景《伤寒论》流传于世的两大功臣。如果无王氏撰次，宋臣校刊，我们实无从知悉《伤寒论》为何等文字，何等内容。如实地说，“序例”对《伤寒论》起到开宗明义作用，“辨脉”“平脉”二法，是六经病辨证论治的综要，尽管系叔和增入，其中多有仲景佚文遗意，都应与《伤寒论》并存。增得有必要的，能上接仲景心源，可与仲景原论相阐发，与仲景原序相辉映，显示了他对《伤寒论》编次的精心，都应与《伤寒论》并存。

“序例”首先点出《伤寒论》提纲，说明仲景书为即病之伤寒设，为不即病而变为温热病之伤寒设，且为春夏秋非时之气所感的伤寒设；识见是广阔的，议论是有根据的。接着，以热病日传一经为最危之证，并补出脉象，还指出少阴伤寒最虑迁延入脏，不比三阳、太阴除误治外无死证；复次，谆谆告诫，伤寒之邪必从外解，重在得汗，不当早下，同时指出汗下之宜两不可错。后幅论述两感伤寒欲死中求活，当知发表攻里之先后；最后几节是随笔杂记，仍紧扣着脉证合参，并及服药法。这些，都足以反映王叔和伤寒学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至于“辨脉”、“平脉”二篇，论脉、论病、论证，一以贯之，是“伤寒例”与《脉经》的联贯作品，是叔和伤寒学的又一个组成部分。“平脉”首章：“问曰，脉有三部，阴阳相乘……为子条记，传与贤人”一段，与《脉经》卷五第一篇所述相同，即是例证。

(二)《脉经》第七、八两卷，主要内容是撰次和演绎仲景旧论。卷七系《伤寒论》六经脉

证治原文(述方不述药);卷八系《金匱要略》,篇名亦多移植。意即是《伤寒杂病论》的旧本。无论是与否,我们都可因此而窥觐仲景原论的梗概。特别《脉经》第七卷,对伤寒六经病的平脉辨证、审因论治,以及关于合病、併病、复病等学说,几乎是现在我们所见的《伤寒论》具体而微的内容。它的编撰,以六经病的辨证论治,纳入于“可发汗证”、“不可发汗证”、“发汗以后证”等十七篇中。这一系列内容,无疑是孙思邈《千金要方》伤寒门取材依据。我们还看到《翼方》第九卷伤寒门内容,极大部分与《脉经》第七卷一至十七篇相同,连篇名也照录,足见王叔和的伤寒学对汉唐是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。其“热病阴阳交并少阴厥逆阴阳竭尽生死证第十八”至“热病损脉死日证第二十四”等七篇,则是集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论》的经文,重点阐述伤寒热病死生之凭脉辨证,对仲景旧论从伤寒到热病的深切发挥。

钱熙祚从考证角度上认为:“(脉经)西晋去古未远,所据医书,皆与今本不同。”在《脉经》跋语中举出十数例以说明《脉经》文字之精审,从而使我们知道叔和治伤寒学的精审。

至此,可以得出如下概念:王叔和把“辨脉”、“平脉”两篇列在“伤寒例”之前,《脉经》中以24个篇章论述伤寒热病的辨证施治,这就是王叔和伤寒学的造诣所在,其主要成就是远绍仲景旧学,下启孙氏《翼方》伤寒门的著录,厥功甚伟。

二、巢元方之伤寒学

隋·巢元方的伤寒学,无专书可稽,仅见于近人曹炳章先生所辑《历代伤寒书目考》中所载:“《巢氏伤寒论》一卷,注明见《伤寒折衷·附考》”。查《通志·艺文略》也著录《巢氏伤寒论》,无作者名。如照清·林澜《伤寒折衷》所述为巢元方撰,则《诸病源候论》中的七、八两卷“伤寒诸病候”上下七十七论,无妨作《巢氏伤寒论》读,本文即借此以探索巢氏的伤寒学。

巢氏《诸病源候论》七、八两卷,阐述伤寒六经证候,均有所祖述;其九、十两卷兼及时

气、热病、温病。所据除《素问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论》外,辑王叔和学说较多。前两卷七十七论,撮六经辨证之华,对每个证候的病机病因,阐发殊精;后两卷叙述“时气”、“热病”、“温病”、“疫疠”等候。除疫疠外,论病均以一至七日为候,说据《素问·热论》而加详。其他合病、併病、坏病及兼夹诸证候,除本仲景、叔和之说外,多出自心裁。

其一,对每个证候的分析,俱从《素问》、《伤寒论》中悟得。如“伤寒谵语候”、“伤寒烦候”、“伤寒呕候”、“伤寒吐逆候”等大证候,都以论阐经,以经证论,议论与经文印证,而病理愈明。此种阐幽发微的议论,贯串在七、八两卷中。特别于“伤寒吐血候”认为“热毒入深,结于五脏,内有瘀积,故吐血。”从热毒与瘀积着眼,颇具卓识。

其二,叙伤寒不忘热病,但不把热病混入伤寒,这是巢氏伤寒学的又一特点。他据《素问·热论》:“今夫热病者,皆伤寒之类也”《难经·五十八难》:“伤寒有五,有中风,有伤寒,有湿温,有热病,有温病,其所苦各不同”等要旨;在七、八两卷中析伤寒诸病候,在九、十两卷中析时气、热病、温病等病候。所析又洞中窠要。后世庞安常《伤寒总病论》、朱肱《伤寒类证活人书》、成无己《伤寒明理论》,吴又可《瘟疫论》、戴天章《广温疫论》,张飞畴《伤寒兼证析义》等著述,实仿其例。

古人有说:“莫为之前,虽美弗彰;莫为之后,虽盛弗传。”我于巢氏伤寒学亦云。

三、孙思邈之伤寒学

仲景伤寒学,至六世纪中叶,是由隐转现的阶段。叔和、元方之后,唐代孙思邈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人物。致力勤,成就大,影响深远。他在《千金要方》卷九“伤寒例”中,转引《小品方》、华佗、王叔和、陈廩丘四家论著较多。方论部分,“发汗汤第五”,载仲景方五(桂枝汤、麻黄汤、大青龙汤、及阳毒升麻汤、阴毒甘草汤);“发汗丸第六”,载仲景方一(神丹丸,即《金匱》赤丸去细辛加人参);“宜吐第七”,载

仲景方一(瓜蒂散);“宜下第八”,载仲景方四(大承气汤,抵当汤、丸,调胃承气汤);“发汗吐下后”,“伤寒杂治”,“劳复”等篇,载仲景方十六(不列举)。这二十七个仲景方,由于孙思邈的引述,给我们以初识,堪称吉光片羽。

在《翼方》九、十两卷里,内容更见精详,既不同于《要方》九、十卷之杂缀,也不同于《脉经》之侧重平脉辨证,而是六经脉证主方主法具备的伤寒专集。清·王朴庄《伤寒论注》据以为本,曹炳章先生《历代伤寒书目考》中列作《千金伤寒方》二卷。本文据此为孙思邈之伤寒学,综述如下:

(一)孙氏伤寒学可分前后两个部分:前部分见于《要方》,内容是综合性质,辑仲景方多挂漏;后部分见于《翼方》,所集伤寒方论基本是全文,可视作仲景伤寒论的初模,包括“三阳病”九篇,“三阴病”至“阴易病已后劳复”七篇。共16篇,393证,109方。

(二)孙氏伤寒学中,多次引用“辨脉”、“平脉”条文,意其所据为叔和的编撰本,但也有所去取。如在“伤寒宜忌第四”,把叔和《脉经》及“伤寒例”,“可汗”、“不可汗”,“可下”、“不可下”等说,作了更易,具见精审。

(三)孙氏所撰次的伤寒,重在太阳病;太阳病重在桂枝、麻黄、大青龙、柴胡、承气、陷胸等法——特别是前三法。他强调以病统证,以证统法、统方。这可以从他编撰的《翼方》中充分体现出。

(四)孙氏对伤寒方的推究,认为:“寻方之大意,不过三种,一则桂枝,二则麻黄,三则青龙;此三方,凡疗伤寒不出之也。其柴胡诸方,皆是吐下发散后不解之事,非是正对之法。”即此,开后世“三纲鼎立”说之先声,也是尤在泾对三阳证分正治法、权变法、斡旋法、救逆法及明辨法、杂治法之所本。

(五)孙氏采辑伤寒方,除以仲景法为主外,还选入唐及唐以前的验方。如发汗方中的阳旦汤,治热毒吐衄之犀角地黄汤等,均为后人所赏用;宜下方中以调胃承气汤加生地为生地黄汤,“治伤寒有热虚羸少气……大便不利”,

为后世“增液承气汤”开其先导;另有治风温之葳蕤汤,更是《千金》从《小品方》转载之一。

由此可见,孙氏对于伤寒学,通过半个世纪的努力,达到了勤求博采、张皇幽渺的意境。

四、王焘之伤寒学

仲景伤寒之学,到唐朝中叶王焘时,客观条件与主观要求都有些改变。其时,民间伤寒书已有传本(估计至少有两种传抄本:1.王叔和编的《伤寒杂病论》,2.孙思邈《千金方》中的“伤寒”),不象孙思邈时期之“江南诸师,秘仲景要方不传”的囿于一隅。这个事实,王焘的记载当然可靠,他在《外台秘要》中,多次提到《仲景伤寒论》字样,可见书已成帙,甚或有刻印本,而且转引来源、旁证资料也逐渐充实;何况他身居“弘文馆”,获见各家伤寒方论及仲景伤寒论的过录本、刻印本更具备条件。因此,《外台秘要》一、二两卷,对伤寒方论的采辑面远较《千金方》广博。全书上下两卷,33门;诸论伤寒凡8家,有:仲景,叔和,华佗,陈廙丘,范汪,《小品》,《千金》,《经心录》;并把仲景与叔和之论,列在首二篇。其论伤寒日数,则以《素问·热论》及巢氏《病源》叙之于前,复以仲景与《肘后》等方列之于后。又论伤寒、中风、结胸、呕、啰至百合、狐惑等21证,共载方263方。可以说是集当时伤寒方之大成。其中采用仲景《伤寒论》方达81方次,除复出外,实为63首,占《外台》所引伤寒方24%。此两卷,汪琥《伤寒论辨证广注·卷首》名之曰《外台伤寒方论》,其书虽不是单行本,由于唐代伤寒书仅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两部综合性方书中有此专辑,巍然硕果,值得企仰,汪氏所记,不为无见。

除此以外,《外台》三、四两卷还详载“天行”、“温病”、“诸黄”、“急黄”等方论,不但可与一、二两卷的“伤寒”相互印证,也展示了晋唐时期急性热病流行情况和治疗方术。

从王焘伤寒学中,我们还可以看到,他撷拾伤寒说八家(如上述加巢氏《病源》,实为九家),采辑伤寒方书九种(《肘后方》、《深师方》、《小

品方》、《集验方》、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、《崔氏方》、《张文仲方》、《古今录验方》；仲景方则分别贯串于各类证治中，作为主干。这种百花酿蜜、集腋成裘的编方，在唐代是别开生面的。

不宁唯是，他还把上述各家选方，分隶于伤寒本病、变病、坏病及21个兼证、夹证中，做到有证有方，方以病汇，病与方紧密映照，呈现出缤纷满目。杜诗有，“黄四娘家花满蹊，千朵万朵压枝低”之句，我于《外台》伤寒方亦有此联想。

小 结

晋唐时代的伤寒学，从开拓到形成，其卓然足述者得上列四家。但这四家伤寒学，并不是同一蹊径，而是各有造诣，各具风格，形成此一时期伤寒学从“脉、因、证、治”四个方

面的发展。

王叔和在脉证角度上绍述伤寒，其撰次仲景《伤寒论》中，益以“辨脉”、“平脉”两法，而于《脉经》中则辑入已成“坠绪”的伤寒脉证治，唯不及方药。

巢元方绍述伤寒，多从各个证候上推论，侧重于病因病机的阐述。凡仲景所引而不发者，巢氏都从脏腑、经络、寒热虚实方面发挥。这一寻求，对后人影响亦大。

孙思邈以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博采，两次绍述仲景《伤寒论》。《要方》中未得其全，《翼方》中始见概貌，奠定唐代纂集《伤寒论》初基。

王焘的伤寒学，致力于方治，于仲景旧论外还搜集十三家方论，使晋唐方法映照于伤寒辨证施治中。既开阔眼界，亦有所作为。

这四家伤寒学以次演进，从而延展了宋代伤寒学的稳步前趋。

三物白散治疗寒实结胸1例

王治强 包高文 主治
湖北省襄樊市中医院 丁春年 董 慧 整理

病历摘要：任××，男，25岁，襄樊市粮食局工人，住院号26095。1981年12月25日入院。

患者素嗜烟酒，并有胸膜炎病史，其人痰湿素盛。时值寒冬，劳动后汗出脱衣受凉而病，遂发胸胁胀痛，痛甚如锥刺，咳嗽痰多，泛恶欲呕，伴有头晕目眩，纳食不馨，大便未行，无发热气急，曾用中西药治疗十余日，无明显好转而住院治疗。

证如上述，舌淡红、苔白厚，脉弦滑有力。证属寒实结胸，治当温下寒实，涤痰破结，用《伤寒论》三物白散。

处方：巴豆霜5克，贝母15克，桔梗15克。

上三味共研末，每次1.5克，温开水调服。

病人当日服1.5克，腹泻稀溏便4次。次日上午、下午各服1.5克，先腹痛灼热，肠中鸣响，继之泻下稀水便中夹有痰涎样白冻6次后，头晕目眩、泛恶欲呕消失，胸痛好转，咳痰减少。观患者，病邪尚盛，正气未伤，舌脉同前，故继用散剂3日，腹泻达30余次之多。患者泻后虽觉乏力，但食欲增加，胸部仍

有隐痛，白苔转薄，脉细缓，即停服散剂，投以六君子汤善后，共住院13天，诸证消除，痊愈出院。

体会：《伤寒论》146条：“寒实结胸，无热证者，与三物白散”（《伤寒论选读》，湖北中医学院主编，1979）。寒实结胸，病因为胸胁心下部位素有寒饮结聚，主证有胸胁或心下硬满而痛，常大便稀溏，但阴寒凝结，气滞不通时，亦可不大便。经云：“寒者热之”，“其实者，散而泻之”。因此对寒实凝聚之证，非热药不足以驱其寒，非峻药不足以破其结滞。而三物白散为温下寒实，涤痰破结之峻剂。散中以巴豆霜为主药，性味极辛辣烈，攻寒逐水，破结搜邪，力量峻猛，桔梗开提肺气，《神农本草经》谓其主治胸痛，贝母能消郁结之痰。服药后，寒水之邪结于上者，可吐之而出，结于下者，可泻下而去。应用时必须遵“大毒治病十去其六”，“衰其大半而止，过者死”之训，当照顾病人正气，密切注意病情变化。此例病人尽管一日泻下数次，但正气尚盛，故续用之；根据脉证，判断邪去大半，即可停用，故而改用六君子汤以善其后。